



农村记事

吉 学 霏

目 次

有了土地的人們.....	1
王三貴.....	7
高秀山回家.....	18
沒过門的媳婦.....	37
一面小白旗的风波.....	46
玉米事件.....	62
“壟道”的故事.....	95
两姊妹.....	106
此路不通.....	119
婆媳之間.....	137
家务.....	150
孤儿.....	169
还乡.....	187
捕魚記.....	200
寻牛記.....	214
后記.....	226

有了土地的人們

天眼看黑了，王大伯還沒回來。王大娘已把飯做熟，引着小來娃坐到門口的石滾上，眼巴巴的死盯着通到西洼的大路，着急的想：“咋還不回來呀？在外頭忙啥？”

一群孩子在廣場上笑着，吵着，玩“捉老蔣”。小來娃看着心里直發癢，猛的推开娘手就往那里跑，嘴里喊叫：“咱也來！咱也來！”王大娘笑着罵道：“看你成天就是這麼騷踢馬跳的！”

這時，隔牆中發家的大門呀的一聲開了。一條碩長的黑影從門里閃了出來，就靠着門幫站住了。

“是大娘嗎？”一個清脆的女人腔向這裡問。

大娘怔了一下，連忙回過頭來說：“是我。中發也沒回來嗎？”

“沒有。看也不知道能分多少地，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！”中發女人抱怨着，可是聲調是那麼興奮而愉快。

“可不是嘛，這就是麻纏事。”王大娘笑着說。

這時，從西邊遠處傳來一陣嘈雜聲和嬉笑声，王大娘笑着對中發女人說：“你听！回來啦！回來啦！”

中發女人也笑着說：“大娘，你坐吧，我得趕緊回去下面條呢。”說着就扭頭回家走了。

一团黑影从西路上慢慢移近来，嘈杂声也越来越大了。

“哎！就是嘛，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哩，多少天都忙过去啦，还差这一会工夫吗？要是这一回弄不正，往后再出了麻瘩，可就一倍二费事了。”这是农会主席李石头的声音。

“我说呀，你俩分这块地可真不错，地块又平正，土头又好。往后要下劲做，一亩可真抵二亩打粮。”

“嘿——嘿！哈——哈……”

“你没长眼吗？咋光踩人家的鞋？”

“陈杏元上重台，上重台……泪流不干……”马天乐在扯着嗓子学坤角刘艳芬唱《和番》。

小来娃这回正好被人家捉住了，两个孩子正捏着他耳朵叫他往地下跪着“公审”。他一听西路上吵吵闹闹有人来，就知道是爹回来啦。趁着人家不防，猛的挣脱了往西就窜，一群孩子跟着屁股撵，喊叫着：“小来娃，你装狗熊呀？”“抓老蒋！抓老蒋！”

小来娃笑的直喘气，一手拉住爹衣裳，跟着回来了。

人们走到王大娘家门前，王大娘立起来笑着说道：“都来吧，我把汤老早烧好啦，大家喝碗汤^①再走吧！”

“唏！可不是吹哩，大娘，您那一锅汤不够我独个喝！”刘小顺装模作样的和王大娘要笑着。

“看，人家老夫老妻多亲暱，遂林哥一后晌不在家，嫂子心里可发毛啦！”丈量员李大木也凑这句热闹。

“哈，哈……”大伙都笑啦。

“扯烂你那吃屎嘴！回去吧，弟妹^②也在等着你哩，看你见了她还放个啥屁！”王大娘笑着骂了大木一句，就跟男人回家走

① 喝碗汤，是吃晚饭的意思。

② 弟妹，即兄弟媳妇，指李大木的妻子。

了。

王大娘老早便想問个究竟，但当着許多人不大好意思，这时候就低声問道：“他爹，今天分給咱的是哪块地？”

“李家西洼那‘十亩平’嘛！”王大伯擦着額上的汗說，“中发那孩子可真固执，依大伙說，‘十亩平’那地东头南北有条路，要南北拉开，路撇到哪头哪头吃亏，况且，那地又是东西畛。到底，大伙商議着还是东西拉开啦。这样，一家地里半截路，誰也不吃亏不占便宜，俺跟中发也都沒啥說，誰要哪边都行。可是村干部他們可不依，恐怕往后再出麻烦。俺俩又抽了一下签，結果咱抽住北半个了。后来，我看出毛病啦，人家南边‘背阴’大呀！我就跟大伙說：‘那不行，南边“背阴”大，庄稼长不好，再把我这边撇几壠給中发吧。’村干部們說：‘那看你俩意見吧。’可是中发那孩子死也不肯，还說南半个地沃实，他占了便宜。嘿！真是穷人心連心，穷人爱穷人！”

“是呀，中发那孩子是个十成好人！”王大娘搶着說。

“就是一样，”王大伯接着說：“看恁沃实的地，麦可长的不咋好。硬叫李子俊那个王八日的給耽擱坏啦。听李石头說：李子俊年前就听說有风声要分他的地，吓的連二遍旱地也不敢犁，粪也不上，好歹可把麦种上啦。到如今，地也不鋤，滿地都成草啦！”王大伯惋惜的說。

“那不打紧，只要地到咱手里，咱勤鋤刨着，过些时再上点浮粪，只要今年春上雨水足，还会少打粮食嗎？”王大娘有把握的說。

“对，我也是那样想法。”

老两口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直說到打罢二更，才去睡了。

王大伯躺到床上，翻过来倒过去，就是睡不着，尽在想：“五

亩麦地，最少也打它个七八布袋，这就够三口人一年費用不尽了。麦罢再种上一亩麦茬谷子；五分麦茬紅薯；再种个半亩綠豆，再不种上点玉蜀黍也行。这样，里里外外就都不缺啦。閑月时候，我再拾掇个啥，不也捞摸俩錢？哎！哎，还有，他娘往常是光惦记着沒啥吃，往后心淨啦，給人家紡个花呀，不也多少掙点？这就滿顧住零花銷啦。往后还怕啥？唏！想起啦，小鰲羔（来娃）該上学了，得叫他去。还有……”王大伯想着想着笑啦。

打罢三更，王大伯才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麦熟啦，麦长的是那样好，粗粗的秆子，胖胖的麦穗，他和老婆子去割麦。小来娃也拿着镰胡攪纏，老婆子罵，小来娃就笑着钻到麦窩里去了。割了一会，沒割多大一片地，麦堆可比房子还要高。他高兴的笑了。……

梦沒做完，就醒来了，王大伯看看窗子，还是黑洞洞的。心里就焦躁的不行：“咋还不明呀？”他覺得今夜要比往常长一半。

好不容易窗子上冒白了，王大伯一咕碌爬起来，敲着火，吸了袋旱烟，背上粪籬头开开門溜出去了。

野外冷清清的不見一个人，王大伯迎着割臉的西北风向西洼走去。他只恨不能插翅一下飞到那里。他閉土眼，好象就看見了那綠油油的麦苗，那黑油油的土头，那平平正正的地块。他走到三岔路口时看見路当中有一泡牛粪，就用粪叉小心的将它叉起来。正要往籬头里倒，后边有脚步声了，接着有人問：“那是誰？”王大伯听出是中发的腔口，就赶紧說：“遂林啦。你是中发嗎？”中发一听是王大伯，就問道：“天这么早，往哪去呀，大伯？”王大伯心里想：“对他說实話吧，还怕中发笑自己老沒出息。”就改口說：“去北路拾粪呀。你往哪哩？”誰知中发跟他害的一样心病，一听他說往北路，中发就支吾道：“我往南路拾粪去！”他倆說

罢一个順北路走了，一个順南路走了。

南路和北路都能走到“十亩平”，不过北路近些。王大伯先走到地里，他看看圓圈沒人，才安詳的把籬头攔到地头起，走进麦地去了，他低着头仔仔細細的在拔草。

中发从地那头进来了，一眼就看見了王大伯。这时可好王大伯拾起了一块石片往路上撩，俩人恰好打了个照面。可是誰也沒說話，只会意的笑了笑，中发也去干活了。

太阳爬上山头了，西北风卷得天空碧蓝，連点云花花也沒有。这时，两个人的額上都冒着蒸气。慢慢的，他俩在地中間碰头了。还是王大伯先开了腔：“咱歇歇吧，中发？”

“唔——”中发直起腰，拿着一把草，脸上热烘烘的走了过来。两个人在地当中坐下了。

王大伯敲着火，又装上一鍋烟吸着說：“光咱說哩，中发，这么好的地，攔地主手里硬耽誤坏啦！”他指着北面圪凼說：“看，塋也不封，水口也不安，下点雨漫堰跑啦。你想唄，中发，地里不存水，会长好庄稼嗎？”

“长鬼！”中发掏出了一块粗布手巾，抹着額上的汗，憤憤地說。“四五口人有他媽三頃多地。成天連胳膊腿都懶得抬，嘿，我看呀！要不是怕餓死的話，那些吸血鬼們恐怕連嘴也不想張了。”中发說得王大伯也哈哈笑了。接着他又說：“就說一年也覓两个长工，那也不頂个毬事。你想嘛，大伯，他孩子大人見天細米白面吃着还嫌不香。长工們哩，就是上一頓窩窩，下一頓糊涂。吃也是五八，不吃也是四十，你想，他象这样待承人家，人家会下力給他干嗎？”中发越說越气愤。

“我說呀，中发，”王大伯笑着說，“听老輩子人时常說，世道变过好几回，可从来没有听說象这回变的这么好过。你看，这一

变不打紧，天也变啦，地也变啦，人也变啦。你看嘛，以前的‘老爷’，这会都变成夹尾巴狗了。以前的‘土烂旦’老实疙瘩穷小子，这会都掌住事了。咱们也有地种啦！”王大伯越说越兴奋，接着往下说：“那几年，我时常埋怨自己没能力，不会置几亩地，叫孩子老婆跟着咱受活罪。有时候我气极了，就打着自己脸对自己说，王遂林呀，完啦，完啦。你这一辈子也难见见你自己的地。你死后这几根老骨头还不知往哪乱葬坟里扔哩！嘿，我可千百辈子也不敢想到快入土了，共产党来啦，我也有这几亩地种种。”王大伯兴奋得脸象块红布，他那两只枯燥的眼里噙满着眼泪，爽朗的笑了。

“唉！你光说你哩，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还能排排场场坐到这里，不早就到了鬼门关！”中发说着也笑了。

金黄色的阳光，照着碧绿色的麦苗，照着将要抽芽的树木，照着明朗的山川河流，照着大地上的万物，也照着这两个有了自己土地的人的脸；他们是那样红光满面，是那样愉快而兴奋。

1949年冬月于低师新寨

王 三 貴

柳庄王三貴，外号叫个“别子”，跟人說話三句不投机就气得紅脖子涨脸，額上青筋蹦多高，沒輕沒重的 給对方几句“絕板”話，使人吃嚥不得。

其实，三貴挺老实，干起活来就是有股子猛劲。庄稼活吧，可也八八九九。就是脑筋挺死。

啥事說不齐。他的老婆何秀英却跟他不同，是一个爱說，爱笑挺聪明能干的女人。办事爽快，脑筋也灵活，在妇道人家里算得个利洒手哩。正因为他俩脾性不同，所以平常在过日子上，也少不了常拌些閑嘴，甚至干两架也是常有的事，算不得什么稀罕。可是要追究到事由上，往往十回就有九次半是三貴的不对。别的暫且不說，就拿何秀英入妇女会那桩事來說吧：

柳庄妇女会成立了，村子里大部分閨女媳妇都入了会，并且帮助村干部搞工作。反霸时，动員、宣传、監視坏人活动……。临后又輪到搞土改，妇女們更是活跃，帮助干部挤黑地，搞征收沒收，分配果实等，就是干了不少的工作。政府还特別表揚过柳庄的妇女。因此上，秀英也常想着入会。可是她知道三貴脑筋

死，脾气怪，知道去跟他說是要挨罵的。

事情也就湊巧。有一天，村妇女会主席王玉珍来了，暗暗跟秀英說叫她入会。秀英自己当不了家，趁着玉珍在場就去跟三貴商量。这一商量，三貴蹦的八丈高，沒头沒脸的把秀英罵了一頓。并且連王玉珍和妇女会也都拉扯上了。說她們成天吃了飯沒事干，专去調唆人家女人的。玉珍气的不行，当即就把他狠狠批評了一頓，秀英也气哭了。

玉珍走后，秀英总不甘心。不知道是啥时候，秀英又找着玉珍。两人一捏弄，玉珍偷偷的介紹秀英入了妇女会。

这事情后来被三貴知道了，气得他上窜下跳，狠狠的把秀英打了一頓。秀英也是个刚强人，哪里忍受得了？而且她又想起玉珍常常給她講的新道理：“現在咱們女人翻身啦，地位和男人們平等。男人們不許隨便打女人。……”秀英心里想：“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既然他知道啦，才正好和他講理。”心一橫，就去报告到妇女会里。

这一天，妇女們把三貴叫到会里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狠狠将三貴批評了一頓。別看三貴平常恁“別”，办了輸理事，算是“灰”了。而且，听見人家妇道家句句說的都在理，直拿捏的他出了一臉慌汗，半天也沒吭一口气。还是到最后快走的时候，他才搭拉着腦瓜子，跟拌面疙瘩一样的說：“我，我……錯啦。往后……一定叫她来开会。”

秀英在一旁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，也禁不住噗嗤笑啦。大家也都跟着哈哈笑起来。这时候，三貴才算覺得心里輕松了不少，但是脸却一直紅到脖子。

最后大家又安慰了他一番，叫他以后好好跟秀英过日子，不要成天打打鬧鬧的，叫外人看見笑話。

三月間，柳庄群众搞起了互助組，大部分群众都参加了。可是三貴觉得自己劳动力强，又有牲口，参加了怕吃亏，沒有参加。为这事，秀英也不止劝过他百儿八十回；三貴不但不听，还罵秀英是跟上人家疯哩。秀英真没办法，才暗暗交代生产委員李鉄柱，叫他来劝劝三貴。

有一天，三貴正在吃飯，李鉄柱来啦。东掄掄，西扯扯，先拉了一陣子閑話，后来鉄柱才慢慢把話引到正題上，就把参加互助組的好处，翻来复去的讲了大半天。最后，鉄柱才趁趁摸摸的問：“三貴哥，你也参加互助組吧？”

三貴翻翻眼，冷冷的說：“咱不参加。”

鉄柱笑道：“三貴哥，你想嘛，大家在一块做活多熱鬧。你有牲口我有人，大家把活做啦，还高高兴兴的，不比你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强？”

三貴脖子紅了。說話跟鏟头一样頂鉄柱：“我又不是上山打老虎，做庄稼活嘛，要恁多人做啥！”

鉄柱一听，心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“怪不得人家給你叫‘別子’，你可就真有点‘別劲’。”可是再一想，打通一个人的思想，不是一件容易事，須得慢慢来。随即笑道：

“三貴哥，你仔細再想想，大伙在一块做活不单是快，好处可多着哩。別的不讲，咱就拿庄稼活來說吧，那窍道可多着哩，你就做一辈子庄稼活也学不完。寻常說：‘三个臭皮匠，凑成个諸葛亮。’大家在一块做活，你长这一手，我长那一手，不但把活做啦，武艺也学啦，你看这多好！”

“毬！我看老几輩子人家也沒互助，庄稼做的都怪美！”三貴更不服气的銑鉄柱。

鉄柱赶紧笑道：“哎呀，你算不知道。”鉄柱为了要使三貴服

气，連鼻子跟眼都拿捏的直动弹，歪着头，咧着嘴。“他們种庄稼的缺点可多着哩。就拿种棉花來說吧，你可知道咱这，从老輩子人到現在，一亩棉花頂多不过摘它三四十斤算好到頂啦。可是人家老解放区，正因为互助組搞的好，大家肯在一块研究，人家的棉花平平一亩地都摘一百三四十斤，看看这，要跟咱比起来相差多少？你能說这不是互助組的好处嗎？”鉄柱說罢，天真的笑着看看三貴，觉得这一下可要說服三貴了。誰知道三貴更不服气，冷冷的瞟了鉄柱一眼，鼻子里打着哼哼，把脸扭向一边說：“就只見你会卖嘴，我咋沒見你那棉花能摘一百多斤呢？”

鉄柱碰了一鼻子灰，心里火真是翻上来翻下去，真想狠狠批評他一頓。可是再一想，参加互助組是采取自愿方式的；他現在既然不愿意，也勉强不得，随后他知道了参加互助組对他有好处时，他自己就会自动要求着参加的。虽然話是这么說，鉄柱心里究竟还有点气，他气三貴太不近人情。参加不参加由你，何苦給人的話头这么难听？

鉄柱見三貴跟他背脸坐着，心想走吧，这样走掉多难看。不走吧，可真沒啥好說的。鉄柱想到这里，不禁孩子气的扭过脸来，小声咕囔道：“真別子！”

刚才他兩人說的話，秀英在灶火里听的一清二白。每当三貴跟鉄柱胡謔的时候，她心里就如刀扎一样难受。暗暗埋怨三貴死不进步，而且覺得对不起人家鉄柱。現在忽然不听兩人說了，知道是鉄柱沒法下台，就赶紧从灶火里跑出来对三貴說：“人家鉄柱句句都是实話，你也得仔細想想，总不能老是那么固执……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三貴沒等秀英說完，就沒头沒脑的瞪着眼搶白她。

秀英也火了，“你死不进步，还骂旁人！”

“咋呀？”三贵说着霍的站了起来，瞪着两眼，好象要打架的样子。铁柱看势不对，连忙立起来拦住三贵道：“三贵哥，不参加算了，何必动恁大气？”说着就赶紧给秀英丢了个眼色，秀英往屋里去了。

秀英在屋里越想越伤心，埋怨自己的男人咋这样死落后，不进步，最后竟然伤心的哭了起来。

二

收罢麦又该种秋了，可是天却瞪住了眼。从四月半头一直到六月末梢，连一滴雨也没下。

地干的裂了嘴，路边的草也早黄了。每到晌午时分，树叶就软溜溜的搭拉下来。成群的黑乌鸦，从这树上飞到那树上，又从那树上飞到这树上，干张嘴巴，痛苦的哇啦哇啦直叫；狗也把舌头伸出来，尾巴搭到腿弯上嘿吃嘿吃喘着气，没精打彩的去找凉蔭。……

一阵烤人的热风过后，路上膝盖深的细土，就随风飘荡起来，遮的昏天地黑。

人们更是愁苦的不行，今天巴明天，明天巴后天。每见天上有一块云彩，就盼望着它下雨，可是刮过一阵风，云彩散了。人们用焦灼、失望的眼光，狠狠的瞧着那火毒的太阳。

慢慢的有些人沉不住气了，“天要再有十天不下雨，今年的秋也休想种上了。庄稼人靠的就是这季秋呀，秋要不收，灾荒不是又遭下了吗？”

于是有些坏蛋家伙就乘机造谣，说什么：“今年是一大劫，天

不下雨，就是要餓死這一方人的。”“政府有命令，叫往新疆移民哩。”……於是謠言紛紛，象一把無形的鐵鎖一樣，緊緊的鎖住了柳莊每一個人的心。

幹部了解情況後，村支書兼村農會主席李秉章同志，就趕緊召集了一個全體幹部會議，着重指出目前兩個重要任務：一、迅速進行大力宣傳，揭破匪特謠言，穩定群眾情緒；二、通知各互助生產小組，迅速準備農具、種子，一旦落雨，就抓緊時間搶種。

由於幹部們大力宣傳，說服動員，謠言基本上都被揭穿了，群眾情緒也穩定下來。大家正忙着準備農具種子。

七月初三後晌，天陰了。陣陣涼風拂去了人們心里多天來積壓下的焦灼和疑慮。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罕見的喜悅，一見面就互相點着頭笑道：“快啦，快啦！”雖然說話的人並沒說出是什麼快啦，但對方早明白了說話人的意思。也咧着嘴笑道：“對啦，天早下羞雨，今黃昏才猛下哩。”

人們都帶着滿腔的希望入睡了。

半夜。嘩啦嘩啦的雨聲，把人們從夢中叫醒了。好些人從床上爬起來，跑到門口，高興的張着嘴，只恨一會下不透。有的竟把孩子也弄醒了，唧唧哇哇也跟着爬起來，一家人擠到門口，說說笑笑，誰也舍不得去睡。孩子們伸出了嫩白的小胳膊，吐冰涼的雨點打着，然後放到嘴上吸着，天真的笑了。……

黎明，雨停了。雲炸開了縫，藍天慢慢的露出來了。

一早，生產委員李鐵柱就把各互助組組長召集到村政府，他特別提出並提醒大家：“這場雨下的太小，只有四指深，大家必須抓緊時間秋耕，把種子耨到地里去，決不敢有一點大意。要不，地干了就不容易犁。……”他說時是那樣嚴肅，認真。

吃過早飯，整個柳莊算熱鬧開了。男男女女，成群結隊的趕

着牲口，扛着犁耙，鞭子打的呱呱响，吵吵鬧鬧的上地去了。

王三貴扛着犁，秀英背着耙，赶着他那头小黑驢，两口子也往西洼去了。

刚下过一場雨，野外格外显的清新。鮮紅的太阳爬上了馬鞍山頂，黑油油的田地里，散发着白色的霧气。这时候，漫山遍岭到处都响起了嘹亮的山歌、快板。特别是小伙子們，他們都放开嗓子尽情的唱起来了。那高亢的歌声，在山沟里哇啦哇啦的打着迴响。……

三貴套上犁。虽然是下过雨土头松了，但是一个驢还拉不动。秀英想了个法，把一条繩子拴在套杆的一端帮驢拉。三貴扶着犁拐，就这样，两口子将将就就犁开了。

三

太阳是火毒的。

三天很快的过去了，田地由黑色慢慢变成黃色，而且犁的时候，揭出来的淨坷垃，这说明地是又快干了。

滿山遍野又当啷当啷响起了搖耬声，各互助小組正加紧搶种。

三貴本来有十二亩地，可是这时候只犁出来了七亩。三貴听見人家搖耬声心里慌了。嘴里沒吭气，心里可别的难受：“奶奶，这五亩地最少也得两天犁，再有两天地又干成骨头了，就算能犁出来吧，可也种不成了呀！”三貴越想心里悶气越大，他只恨一会把地犁不完。抬头往前看看，小黑驢搭拉着耳朵，脊梁骨弓的大高，累的滿身跟水泼了一样，汗直順着腿往下淌。嘿吃，嘿吃，一步一点头，用尽了气力往前拉。秀英布衫也全被汗水浸湿了，头

发沾成了縷縷，左手扶着驴围脖，右手挽着繩子，舍死摊命的往前拉着。三貴心里悶气沒处发，就狠狠順手呱的照驴肚子抽了一鞭。“操你奶奶，我看你不用劲拉！”

小黑驴挨了一鞭子，猛将耳朵一竖，刺的往前窜了几步，套杆絆住了秀英腿，咚的一声摔倒了。秀英正累的头昏眼花，这一摔可把秀英摔恼了，爬起来将繩子一摆，生气的說：“就沒见过你这号人，一个驴嘛，它会有多大劲？你就把它打死，一下地也犁不完呀！”

三貴正沒处撒恶气，就又找着秀英了。他瞪着眼嚷道：“咋？我打牲口你也管得着嗎？要不，你来犁！”說着把犁拐一拐，两手拌住腰，气得嘿吃嘿吃直喘气。

秀英也火了：“我說說这算說錯了嗎？你想想，那时候参加互助組你不参加，看看人家这会地都快耕完啦，咱还没有犁出来。那是驴的錯处？”

三貴一听秀英又提起参加互助組的事，气的两眼发黑，真想去拉住把她揍一頓。可是他沒敢动，因为上一次的教訓他还没有忘。他跳起来把屁股拍的 砰砰咣咣响。“你又捣我的脑頂疙瘩呀。好！互助組好你咋不参加哩？……”三貴到最后把嗓子也喊哑了，喉咙里沙啦沙啦在响。

秀英知道跟他也讲不出啥道理，可是滿肚子冤屈沒处倒。两眼憋得干紅，最后真忍不住了，竟放声哭起来。

.....

南边不远，就是李鉄柱那一小組在那精谷。这时，正是他們休息的时间。妇女們都坐在壕沿上，尖着嗓子正唱她們刚学会的“生产小調”；老年人噙着旱烟袋，一面談笑，一面看小伙們扭秧歌。大家正在鬧的紅火，毛毛突然停下来瞪着眼說：“您听，

誰在吵架哩？”于是大家都停下来。耳朵灵的人随即就說：“別子！別子！”

說着，一涌就跑过来一大群青年男女，一看三貴的跟周仓一样，脸黑丧的挺难看；秀英呢，正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个不止，大家围上来，說的說，劝的劝，吵鬧了好久，总算才把秀英劝的不哭啦。

大家走后，三貴还在那里立着別劲，秀英沒好气的說：“还不来犁，你觉得时候还早哩？”

这一回三貴可听话，一声沒响，又扶着犁拐犁开了。

一后晌，俩人誰也沒理誰，挺别扭的干了一后晌活。

四

夜里，李鉄柱召集了一个全体組員會議，总结了这一次秋耕工作。基本上大家对这一次秋耕很满意。由于大家的努力，在三天內将一百二十五亩麦茬全部种完。

会后，李鉄柱又向大家講話：“这一次咱們能胜利完成秋耕，是由于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領導，把咱們組織起来的好处。大家有計劃的分工，合作，才能使我們这次的秋耕順利完成。可是，咱們村里有的還沒参加互助組，就如王三貴吧，現在地还有几亩沒犁出来。如果再迟延几天，今年的秋就难以种上了。我的意見，趁咱們这股热劲，明天就去幫他把地犁犁，赶紧把秋种上，你們的意見如何？”

鉄柱的意見大部分人都同意了，可是也有少数人不同意。来根把膀子一橫說：“我反对。看三貴那个落后劲，不叫他尝尝苦头就不中。”全喜也帶刺的說：“他不是很‘別’嗎？这回就用着